

消 夏 集

谢有顺
著

XIAO XIA JI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013068516

1267.1
1456

消 夏 集

谢有顺 著



1267.1
1456



北航

C1676111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3128303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夏集 / 谢有顺著. —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

2013. 6

(品尚书系)

ISBN 978-7-5336-7565-3

I. ①消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

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3532号

书名: 消夏集

作者: 谢有顺

出版人: 郑可

策划编辑: 张利

责任编辑: 张利

责任印制: 王琳

装帧设计: 阮娟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, 邮编: 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683008, 63683011, 63683015

排版: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刷: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: (0551) 62606275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11.25

字数: 270千字

版次: 2013年8月第1版

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7565-3

定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走与读

- 003 在广州过俗世生活
- 006 在深圳听南腔北调
- 010 在惠州遇见苏东坡
- 014 在汕头吃粥
- 017 在郁南吃黄皮
- 021 在太湖吃大闸蟹
- 025 在德保看枫叶
- 030 非典时期的日常生活
- 036 芦苇荡中的沙家浜
- 040 想起了吴哥窟
- 043 碎片、瞬间与弱的艺术
- 047 水墨的有与无
- 050 记录也是一种善

- 054 读海飞的小说有感
058 史铁生：一个尊灵魂的人
064 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
073 不仅记得，还要晓得
077 朝向历史的个体追问
081 把一种记忆写实了
084 青春的受难与救赎
088 权力镜像中的人心
099 与批评有关的一封信

说与思

- 105 小说是活着的历史
121 小说所共享的生命世界
136 长篇小说写作的美学纪律
164 小说写作的几个关键词
193 让人心和感官都活跃起来
219 金庸小说与文学的乌托邦精神
245 要文艺复兴，先学习文学
257 “诗教”的当下意义
268 中国文化的当下处境
289 危机时代的文化机遇
320 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
352 后记

走与读



在广州过俗世生活

十年前,我从福建来广州,不过是为了生活。以为自己过一段时间,就会离开这里,因为传说中的广州,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象。没想到,一待就是十年。二〇〇五年,差一点去了北京,那边的多所高校都来商谈调动的事宜,二〇〇六年又差一点去了上海。终究没走,说起原因来,还是为了生活。如果为了事业,自然应该去北京、上海奋斗,但我居然爱起广州来了,无非是迷恋于这里的白天与黑夜,有着柔软、实在的质地,不夸张,也没有粉饰,一切都是那样的结实、贴身,有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。

“生活”二字,关乎的是一个城市的现在。确

然，要找寻历史，广州并不是好的去处。尽管南越王墓的发现，让世人领略了两千多年前广州的辉煌，而且越王城“周回十里”和今日广州的中心区几乎同处一地，也堪称奇迹，但它终归只是一个博物馆而已。中山五路拆了，新楼林立，中山四路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；骑楼大多被夷平，陈家祠的门口也建起了地铁站——那些经历了数百年时光好不容易才变旧的遗迹，现代人可以一夜之间让它焕然一新。无须怨责谁，全国都是一样，旧建筑是落后的象征，那种闪闪发光的新，才是一个城市的光荣。广州是日日新的，只有当你迷路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拐到哪个小巷子里，才会有一些斑驳的墙壁上，看到这个城市深沉的面影。

听说一九八三年开挖南越王墓不久，广州城狂风暴雨，数十年未遇，全市七千多间房屋倒塌，数十人伤亡。也许是一种巧合，但历史的发现，往往意味着它的结束，它最好的命运，还是沉埋地里。尤其是在广州，你不会对历史存多少想象，因为这个城市，真正强大的是她的现在。早茶，晚茶，老火靚汤，不可一日食无鲜，吃吃喝喝，汤汤水水，关心的不过是今天，是一种过日子的心情。很多人由此轻看广州：是务实，也是一种世俗；是随和，也表明缺乏讲究。“文化沙漠”一说，更是深入人心。广州人早已养成了不辩解的习惯，他们知道，自己不单是为理想活着，更是为现在活着。他们也革命，北伐战争期间、抗日战争时期，广州人的蛮气、勇气，丝毫不逊于人，但革命失败之后，回到故里，照样喝茶做事，心平气和——理想和现实，就这样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。

广州的气度是宽大、诚实的。生活在这里的人，脚踏实地，虚怀若谷，开门接四方客，发四季财，不排外，也不自怜，真是有着大海般

的胸怀。从地理上看,广州也确实地处沿海,自宋代起,就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之一,也是东方和西方、海外与中国的连接纽带,南来北往的人络绎不绝,这早已造就了广州的开放和豁达。有人说这是海洋文明的特点,或许是吧,平坦才能宽广嘛。广州没有高山,一座大家天天挂在嘴边的白云山,最高峰摩星岭的海拔也不过是三百八十二米,可就是这座山,九九重阳登高时,可以吸引多达几万甚至十几万的人同时去爬。他们哪里是在登高,分明是在散步嘛。

散步是一种状态,它随意,舒适,轻盈,而这正是广州人所追求的生活境界。爱上广州的人,多半爱的就是这种生活。后来我才知道,生活也是一种历史,一种活体的历史。纸上的历史是死的,博物馆里的历史也不过是一些物件而已,唯有源远流传的日常生活,才保存着最为丰富、活泼的历史细节。广州经年不改的饮茶,点心,家家煲汤的习惯,味道鲜美的粤菜,小巷里的乡音,空气里飘荡的番薯糖水或凉茶的气息,这些,延续了几百上千年了吧?到今天,它依然如此新鲜、迷人,这就是生活本身的魅力。或许,广州近代以来一直能得风气之先,在政治、经济上敢闯敢干,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坚实的生活底子,才进可攻退可守啊。

你要了解广州,就得在日常生活中体会这些活体历史的意味。假如是雨天,你躲到骑楼下听雨声,看那些并不整齐的楼房,有高高的窗户,阔大的阳台,阳台上一年四季开着五颜六色的花,你会感觉到广州生活的质感;而更多的时候,你随意进到一个酒家,喝早茶,吃点心,看一大家人逗小孩,看报纸,讲方言,或者选一个晚上,去珠江边的西贡吃夜宵,听众声喧哗,感受那种热火朝天的生活,那一刻,你或许也会爱上广州,一个活在当下的广州。

在深圳听南腔北调

走的地方多了，南腔北调听起来并不陌生，反倒习惯在谈话前，问问别人的籍贯，一年能回老家几次，家里还有什么亲人，等等。盘问得紧了，那人就会警觉起来，以为你有什么用心。用心是没有的，我无非是想了解，面前这个人，是从哪一个地方长出来的。一个人，总是要吸一个地方的地气的，而这种地气，往往又会影响这个人的口音、性格、爱好、习惯——这些，你想藏都藏不住。有一些人，到了新的城市，就想完全融入，彻底忘记自己曾经的口音；很多人到了上海，就生怕人家看出他不是本地人；有些人去了北京，说普通话时，舌头也卷得厉害了。可见，北京、上

海这样的地方，是有一种精神强势的，外地人到了那里，多少总归有一些压力。

深圳就不同了，它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，无论你来自哪里，都无须在深圳隐藏什么，天南地北，五湖四海，一群人聚在一起，说起家乡来，往往分布在大半个中国的版图上。多数的时候，十个人聚会，口音就遍及十个省，连老乡这样的概念，在深圳都丧失了意义。深圳，成了一个浓缩的中国。就像深圳那个著名的“锦绣中华”缩微景区，把全国一百多个著名景点都按比例复制了过来，而在“世界之窗”，六道城门就分别象征了印度、中国、伊斯兰、巴比伦、埃及和美洲这六个人类文明的发祥地，真是气吞山河，一日千里啊。

你很难想象，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，一九七九年的时候，她还只是一个经济落后，人口不到四万人的边陲小镇——宝安县。三十年时间建造出了一个发达城市，这就是深圳速度。我每次走在宽阔的深南大道上，看高楼林立，百花盛开，心里都会有一种梦幻感。很多人来深圳，是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，而那些络绎不绝的游客，也是为了到深圳来看一个真实、具体、触手可及的神话。

除了“神话”二字，再没有更好的词可以用来形容深圳了。稍微离开市区，你当然也可以看到大鹏古城，看到带着旧城门的古城墙，还有明清时代的赤湾炮台、客家村，更不用说海景迷人的大梅沙、小梅沙了——这些是深圳的历史；但深圳真正的魅力，还是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市区的都市景观。一水之隔的香港，曾经是内地人向往的地方，几十年前，很多人不惜性命要游到对岸去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现在，轮到香港人羡慕深圳人了，可以住那么大的房子，吃那

么好的菜，还有闲钱游历世界、救济孤儿。

深圳地处珠江口东岸，与香港、东莞、惠州接壤，呈狭长形，一个弹丸之地，居然蕴含着如此巨大的能量，这恐怕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料想不到的。我每次去深圳，都在旁观这个城市，她何以有如此大的容纳力，又何以能让这么多人对她不离不弃？后来发现，杂收各种智慧，并使各色人等都对深圳有强烈的认同感，这恰恰是深圳奇迹得以发生的关键。

南腔北调成了深圳精神的正统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的活力之所在？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深圳像北方城市，大概初来此地创业的人，很多都来自北方，影响了这个城市的整体性格。至少，南方城市的柔软，在深圳并不突出。可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北方的，南方的，得以汇聚一炉，这正是深圳的襟怀。早上见面互道“早晨”，上酒楼吃精致的点心，这个时候，所有深圳人都是南方的；而回到家里，忙着下面条填肚子，或者吃实心馒头，这时的他又成了北方人——离家多年，他终究改不了爱吃面食的习惯。

深圳无须你改变自己来适应她。正如你走在深圳大街上，全国各地的饭店，你都能找到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湖南人进了山西饭馆，也吃起醋来，目的是为了下次你请山西人进湖南菜馆时，他也愿意和你一起吃土匪鸭；广东人吃东北的酱骨架，弄得满手肉汁，他不会抱怨，正如东北人在喝广东的老火靚汤时，他不会觉得肚子被灌饱了，菜还没上来。在别的地方，饮食上有时众口难调，一个饭局下来，有些人可能只吃了点青菜——别的菜，都辣得他无法下筷子，但在深圳，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，因为大家都懂得有别人的存在。

我喜欢深圳的南腔北调。那么多人杂着乡音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，临走时，还约着下一次在哪儿喝茶，多好！他们是陕西的，甘肃的，新疆的，广西的，贵州的，四川的，山东的，河北的，黑龙江的……这一刻，他们都是深圳的。

在惠州遇见苏东坡

有一处地方，我不算熟悉，在我却是常常想起的，那就是——惠州。它又称“鹅城”，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北端，素有“岭南名郡”、“粤东门户”之称，有江，有海，有瀑布山泉，还有西湖。我喜欢有水的地方，水多了，人就活得滋润。第一次去惠州，游西湖，湖山相连，想到的不是杭州西湖，也不是福州西湖——尽管这三大西湖，各有娇媚。我想到的却是苏东坡。

死去了近千年还能常被人记起的人，苏东坡是一个。在惠州，东坡遗迹有近二十处，有些是重修的，但天然的景观，我想总还是苏东坡看过的吧？他住过的白鹤峰，下有东江，上有古树，美

不胜收。想当年，东坡先生登山远望，江天一色，古树婆娑，人影徘徊，会是怎样的心境？他大约会想起黄州，醉酒，作诗，终究难以抹去心底的那丝寂寞。“夜饮东坡醒复醉，归来仿佛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鸣。敲门都不应，倚杖听江声。”这是他在黄州时写的诗句，在惠州时，这可能也是常常重复的场景。

苏东坡想“江海寄余生”，他的晚年，也确实与江海为伴。惠州的水边，就处处留有他的足迹，西湖更是如此。他解囊助修东、西新桥，筑苏堤，一些钱，还是动员弟媳妇（苏辙之妻）捐献的，为此，他自己的犀带，据说也卖了。一个罪官谪居岭南，还能如此心系百姓，为这个“蛮貊之邦”增添斯文，也就难怪今天的惠州人会尊他为“百世之师”了。

“一自坡公谪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。”确实，地处偏远的惠州，得以名扬天下，总是离不开这些名人的身影。其实，早在唐代，惠州就是“罪官的流放地”，宰相张锡、牛僧孺、杜元颖，义武军节度使浑瑊、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、少府崔元受、中书舍人崔沆等人，都曾先后谪居惠州。当年，惠州人宽待这些名士，他们的后代至今受益，看来，老天还是有眼啊。五四时期的老夫子吴虞有诗云：“英雄若是无儿女，青史河山更寂寥。”惠州的山水再秀美，若是没有苏东坡的雄才助兴，少了孙中山、廖仲恺、邓演达、叶挺等人的革命身姿，怕也是要寂寥、逊色许多的。

或许，好山好水，才能出好人，养好人吧。一个地方，投缘于哪一种生命气质，并非偶然的。城市有城市的气质，山水也有山水的偏好。惠州人的热情、重义，在岭南是有名的。苏东坡有恩于他们，他

们纪念他，而似我等一介闲人，踏足惠州，他们照样热情相迎。我后来查找苏东坡抵达惠州后写的第一首诗，发现他记述的也是惠州人的这一特点。那是宋哲宗绍圣元年（一一〇九四年）的初冬，苏东坡的船一靠岸，就看到码头上站满了迎接他的人。他不禁感叹：“仿佛曾游岂梦中，欣然鸡犬识新丰。吏民惊怪坐何事，父老相携迎此翁。”他觉得这地方似曾相识，好像梦里来过，要不，怎么连当地的鸡狗都认识他呢？那么多人出来迎接他，关心他为了何事被贬，此情此景，令他热泪盈眶。苏东坡暮年，作有《自题金山画像》一首，词句悲凉：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他念念不忘惠州，当然不仅是因为在西湖孤山上留下了小妾朝云的墓，也非想念桥东那口东坡井，他自然是想起了惠州人，以及自己在那谪居三年的温暖时光。

有一次去惠州，朋友笑问，苏东坡在惠州到底吃掉了多少荔枝？这当然是无法考了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有快意，也有留恋。读苏东坡的诗，会发现，他写过很多食物，他讲究吃，这表明他对世俗生活有着难言的热爱，没有一般文人的酸腐。惠州梅菜、东江糯米酒、酿豆腐、罗浮山酥醪菜、百草油、惠阳三黄鸡，大概苏东坡都是吃过的，只是他手头拮据，这些美食，尤其是三黄鸡，怕也无缘常常品尝。

何以为证？手头刚好有一则苏东坡写的家书，里面写到：“惠州市井寥落，然犹日杀一羊。不敢与仕者争买，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。骨间亦有微肉，熟煮热漉出（不乘热出，则抱水不干），渍酒中，点薄盐炙微焦，食之。终日挾剔，得铢两于肯綮之间，意甚喜之，如食蟹螯。